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之五 經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慳貪部第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維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

身重常沒壁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蠶非他經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當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  
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

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  
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  
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  
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  
既盡復噉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  
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  
捉已蛇蟄蟄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  
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  
愛毒之所墮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  
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真俗失於  
親疎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  
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  
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  
布施譬如兄第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  
更無餘伴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  
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  
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  
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

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  
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  
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爭相問何以故言善  
哉各相荅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  
害今得弃之故言善哉二辭各余以是因緣  
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答聞舍衛國

經 朱七十

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  
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尔  
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  
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  
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  
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  
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  
禁司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  
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枷刑戮其人唱言毒  
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  
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  
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

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  
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  
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  
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  
慳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  
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  
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  
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  
然收斂收攝已訖迴向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  
者今日命終之後爲向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  
者故福已盡新業有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  
命終生在啼哭天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  
經 朱七十

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皆作何業生在  
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  
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  
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  
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  
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

卅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言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

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

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惜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惜貪嫉妬門閭七重勦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疎籠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紫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勦子吾患必死若臨

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捐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命終還生舍衛栴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自寘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子盲吾亦盲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

朱子

四

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憊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栴檀羅

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亦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礼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妒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爲道尔時世尊欲與栴檀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礼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湏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惜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經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

五

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儻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旣歡會我亦當尔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麩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賚出城外趣一樹下旣至樹下見多象馬恐來博攝即詣塚間復見猪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薑和麩飲之時復嚼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儻揚聲而歌其歌辭曰我今節慶會縱酒大歡樂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逾過毗沙門亦勝天帝釋

讌而歌舞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徃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噉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

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瓊瑤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駁令出行到巷大哭唱言恠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

經 朱七

六

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知何所尊盧至余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荅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爲汝證實是盧至盧至荅言汝等若余聽說因緣誰有年少人與我極相似共我所愛婦同牀接膝坐所親皆愛彼安止我家中我忍飢寒苦積聚諸錢財彼今自在用我無一毫分猶如毗沙門自恣於衣食城中諸人等各各生疑恠皆作如是言此事當云何中有明智者而作如是言此間淫狡人知其大慳貪故來惱亂之我等共證拔不宜使棄捨余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

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爲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慄憚經朱七十七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

前以手挽疊用奉於王其腋急狹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廬至見草慚愧坐地悲噎歟歟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纖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旣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捧駁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

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荅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慄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万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尔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癰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左脇下有小瘡癰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癰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恠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

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  
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麩

著鹽而飲之

朱七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八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 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

細

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 此人慳貪不自衣食

五錢酒麩著鹽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

我惱之佛語帝釋 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

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

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爲帝釋語言

我不捐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

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  
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  
乘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  
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  
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慈以手摩頭  
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爲立名名羅旬踰時

其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  
空鉢還佛勸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日連  
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  
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  
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  
踰俱得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  
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  
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  
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  
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弥尚謂  
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  
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  
九

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  
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  
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  
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受飯鉢  
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  
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

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掌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呴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

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尔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勑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閭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尔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詣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

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尔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

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余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達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余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勸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

朱七十

十一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頤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疊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余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闡詮 此福賢所棄

經 施時非闡時

可時隨心施

三

余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疊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疊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爲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余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

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

卷之三

朱子十七

十三

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誠勑賓頭盧報曰

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戒勑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余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亟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漏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

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  
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  
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  
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  
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  
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

朱七十古

襄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  
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  
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與  
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婦與我幾許  
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  
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  
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  
餅筐詣祇桓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  
陀夷觀其因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  
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  
所迦留陀夷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  
常盡財力供養闍梨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

今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  
竹林余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  
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  
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焦欲  
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  
皆變爲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  
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  
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余時世尊告  
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  
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有一沙  
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  
朱七十七  
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

十五

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  
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  
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  
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  
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  
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  
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  
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  
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耶

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

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

瓶盛水安置其側尔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

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尔時比

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

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汙其宮殿尔時比丘恠

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

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

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

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

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

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  
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尔時餚  
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  
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  
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  
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  
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誑懷万端  
求利心千而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為茲貪慾故 餘風尚襲身  
惡道轉沉淪 恒抱豺狼志 罪畢生人道  
朱七十一 罪人喜見憐

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  
慕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  
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慮年長而有才欲

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余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龜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鈍鑿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翻覆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藉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冤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云劭之至揚都又死此二出東晉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荷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雋就郡繩治賊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雋受納民賊枉見推縛文宣帝

十六

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承盧裴覆之裴遂希旨成暉雋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雋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絕踰兩月盧裴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奉文帝歐殺之此一出冥祥光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經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之六 經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揔萃  
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  
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讃死或